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第四三〇冊

博物彙編

藝術典

醫部

卷九

詩合璧

卷之三

第八十八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八

黃帝靈樞經二十一九鍼論篇第七十九 大惑

論篇第八十 痘瘍篇第八十一

藝術典第八十八卷

醫部彙考六十八

黃帝靈樞經二十二

九鍼論篇第七十八

黃帝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矣余猶不能寤  
敢問九鍼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九鍼者天地之  
大數也始於一而終於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  
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  
八以法風九以法野黃帝曰以鍼應九之數奈何岐  
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  
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數焉以鍼應數  
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臟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臟  
必以大其頭而銳其末令無得深入而陽氣出二者  
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爲之治鍼必箠其身  
而圓其末令無得傷肉分傷則氣得竭二者人也人  
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故爲之治鍼必箠其身而圓  
其末令可以按脈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獨出耳者  
而圓其末無得傷肉分傷則氣得竭二者人也人  
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故爲之治鍼必箠其身而圓  
其末令可以按脈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獨出耳者

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客於經絡之中爲癟病者也  
故爲之治鍼必箠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瀉熱出血  
而痼病竭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  
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合爲癟病者也故爲之治  
鍼必令其末如劔鋒可以取大膿六者律也律者調  
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脉虛邪客於經絡而爲暴辨  
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尖如毫且圓且銳中身微大  
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之所客於經  
而爲痛痹舍於經絡者也故爲之治鍼令尖如蚊董  
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氣固之真邪俱往出鍼而  
養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  
風八風傷人內舍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爲深痹  
也故爲之治鍼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痹  
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於  
身如風水之狀而溜不能過於機關大筋者也其爲  
之治鍼令小大如鉗其鋒微圓以取大氣之不能過  
於關節者也黃帝曰鍼之長短有數乎岐伯曰一曰  
鏃鍼者取法於巾鍼去末寸半卒銳之長一寸六分  
主熱在頭身也二曰圓鍼取法於絮鍼箠其身而卵  
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間氣三曰錐鍼取法於  
黍粟之鋒長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出四曰鋒鍼  
取法於絮鍼箠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  
血五曰鍛鍼取法於劔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  
膿兩熱爭者也六曰圓利鍼取法於釐鍼微大其末  
反小其身令可深內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痹者也  
七曰毫鍼取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痹在  
絡者也八曰長鍼取法於禁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

病者也九曰大鍼取法於鋒鍼其鋒微圓長四寸主  
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鍼形畢矣此九鍼大小長短  
取法也案同俗韻音時馬蒼曰此言九鍼所以應天地之數而詳其大小  
長短之法也夫九鍼者應天地之大數一以法天  
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四時五以法五音六  
以法六律七以法七星八以法八風九以法九野  
正以聖人起天地之數一以至九故分天下爲九  
野若九而九之則爲八十一乃黃鍾之數亦然也  
以鍼應數故制之爲九鍼耳第一鍼應天蓋天屬  
陽而五臟應天者惟肺爲五臟之華蓋皮則爲  
肺之合乃人之陽也故爲之治鍼者其頭大象天  
之陽也其末鋒令無得深入而使陽氣出也故下  
文一曰鏃鍼者取法於巾鍼其頭雖大其近末約  
寸半許而漸銳之計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者  
用之正以出陽氣也第二鍼應地夫地爲上人之  
應上者惟肉故爲之治鍼者其身雖箠其末則圓  
令無得傷肉分則邪得竭故下文二曰圓鍼取法  
於絮鍼箠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  
之氣也第三鍼應人夫人所以成其身而得生者  
唯血脉故爲之治鍼者其身則大其末則圓令可  
以按脈而勿陷以致復其正氣令邪氣獨出耳故  
下文三曰錐鍼取法於黍粟之鋒長三寸半主按  
脈取氣令邪氣之出也第四鍼應四時也四時有  
八風而客於經絡中乃爲痼病癟者留也痼病也  
故爲之治鍼者必箠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瀉其  
熱出其血而使痼病之得竭故下文四曰鋒鍼取

法於絮鍼其身則笛其末則鋒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也第五鍼應五音夫五音主冬夏之分以子午而分所以爲病者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合爲癰熱故爲之治鍼者令其末如劔鋒可以取大膿也故下文五曰鍛鍼取法於劔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熱兩熱相爭者也第六鍼應六律夫六律所以調陰陽四時而合於人身十二經脈令虛邪客於經絡而爲暴癰故爲之治鍼者必令其尖如釐且圓且銳其中身則微大所以取此暴氣也故下文六曰圓利鍼取法於釐鍼其末微大其身反小令可深納其鍼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瘍者也第七鍼應七星蓋天有七星人有七竅爲邪之所客則舍於經絡而爲痛癰故爲之治鍼者令尖如蚊虫之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則正氣因之而復其真邪雖俱往以出鍼而可以養其正氣不使之外洩也故下文七曰毫鍼取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治寒熱痛癰在絡者也第八鍼應八風蓋人之手足各有股肱關節計八今八正之虛風卽八風以傷人則內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爲深癰故爲之治鍼者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遠之癰故下文八曰長鍼取法於綦鍼長七寸正主於取深遠之邪癰也第九鍼應九野夫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似地之有九野而淫邪流汎於身如風水狀不能通於機關大節故爲之治鍼者令小其狀可大如錠其鋒微圓以取大氣之不能過於關節故下文九曰大鍼者取法於鋒鍼其鋒微圓正以取大氣不能過關節者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九鍼之大道應天地之大數而合之於人人之身形應天地陰陽而合之於鍼天地人者三才之道也天地之大數始於一而成於三三而二之而成九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之數焉肺屬金而位尊高爲臟腑之蓋故應天者肺脾屬土而外主肌肉故應土者脾血脈者人之神氣也故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經絡出於四肢以應歲之十二月故合於四時八風七竅在上故應天之七星骨有八節故應八方之風九州者在天爲分野在地爲九州在人爲頭首膺喉手足腰背故曰其氣九州九竅皆通於天此鍼道通於天地而各有其式各有其用人之血氣少有畱滯則爲癰爲癰是以九鍼皆取氣取癰取癰

黃帝曰願聞身形應九野奈何岐伯曰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脅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脅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腑膈下三臟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乙所在之日及諸戊己凡此九日善候八正所在之處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

張志聰曰九野者九州之分野也按星書立春應

天文箕尾分野禹貢冀州之城春分應天文心房分野禹貢徐州之城立夏應天文翼軫分野禹貢荊州之城夏至應天文井鬼分野禹貢雍州之城立秋應天文參井分野禹貢梁州之城秋分應天文奎婁分野禹貢兗州之城立冬應天文危室分野禹貢青州之城冬至應天文牛斗分野禹貢揚州之城中州應天文張柳分野禹貢豫州之城蓋地有九野九州人有九竅九臟皆上通於天氣是以身形應九野而合於天之四時八節也手足之主戊己者土屬四肢也歲半以上天氣主之歲半以下地氣主之膺喉頭首應夏至者身半以上爲陽也腰尻以下應冬至者身半以下爲陰也丙午屬火故主夏壬子屬水故主冬脅主外內出入之

馬轉曰此言身形之應九野而天忌乃所當知也人之左脅應春分而乙卯日屬木居左故應之右脅應秋分而辛酉日屬金居右故應之膺喉首頭應夏至而丙子日屬火居南故應之腰尻下竅應冬至而壬子日屬水居北故應之至於左足應立

樞故主春秋二分蓋春主陽氣上而陰氣下秋主陰氣上而陽氣下也乙卯屬木主於東方故其日

乙卯辛酉屬金主於西方故其日辛酉六腑膈下

三臟居形身之中而在下故應地之中州太乙所

在之日謂移宮出遊之一日井立中宮之日也八

正者八方之正位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

也所直之日謂太乙所在之日及諸戌己凡此九

者是謂天忌日也 王子律曰按遁甲經云六戊

爲天門六己爲地戶故爲天忌 盧良侯曰肺應

天心應日故止膈下之三臟應地 倪仲玉曰氣

從下而上故左足應立春右足應立冬者氣復歸

於下也

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形苦志樂病生於

筋治之以熨引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形

苦志苦病生於咽渴治之以甘藥形數驚恐筋脉不

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形

馬蒔曰此言病有形志之苦樂不同而治之者亦

異也形在外志在內有等外形雖樂而內志則苦

故志屬於心心合於脈所以病生於脈也當灸刺隨宜以治之有等外形不樂而內志則樂則筋以勞而傷所以病生於筋也當火熨導引治之有等外形既樂而內志亦樂則血氣凝滯病生於肉當以鍼石治之有等外形既苦而內志亦苦則血氣枯焦病生於咽渴當以甘和之藥治之有等形受勞苦數被驚恐筋脉皆不相通則病生爲不仁不仁者痛癢不知也當按摩酒藥兼用之是皆

五形五志之受病者如此

張志聰曰此言人有貴賤君子小人之不同形志有偏苦偏樂之異故治法亦宜守一勿失也夫富貴之人形樂志苦村野之人形苦志樂形樂者四

體不運則血氣留滯故當治之以灸刺而通血脉

形苦者勞其筋骨故當治之以熨引以舒其筋形

樂志樂則心廣體胖故當治之鍼石以疎其氣志

者心之所發也咽乃胃腑之門而胃主肌形喝當作鶴鶴肝也乃蔽心之骨而內應於心臟故形志

皆苦者病生於咽渴此病在不足故當調之以甘藥也驚傷心肝恐則傷腎是以形數驚恐則筋脉

不通榮氣不行則爲不仁此病因於內故當治之

以按摩醪藥是謂五形志也

五臟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語脾主吞腎主欠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氣爲病也按三部九候論曰心爲噫脈解篇云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

走陽明陽明絡於心故上走心爲噫也本經口問篇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

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夫曰心爲噫又曰寒氣轉於胃正以心氣主噫而胃又有寒故

從之而轉耳至於本經經脈篇論脾之爲病亦曰善噫蓋脾胃之病無以異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言肺在變動爲欬故肺主於欬也又曰肝在聲爲呼而此曰語者彼言聲而此言病也吞者食咽也

言肺在變動爲欬故肺主於欬也又曰肝在聲爲呼而此曰語者彼言聲而此言病也吞者食咽也

書日行於陽半夜則行於陰陰者王夜夜者臥陽

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

然病時氣亦能吞也欠者張口轉氣也本經口問篇黃帝問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答曰衛氣

是謂五味 馬蒔曰此言五味之入五臟也

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此陰陽之上下

張志聰曰此以下明乎九鍼之道更當知五運六

氣之微合人之五臟六腑十二經脈也噫者中焦

之逆氣本經曰陰陽上下相引故數欠當瀉足少

陰補足太陽蓋腎氣上逆欲引而下則爲欠

六腑氣膽爲怒胃爲氣逆噦大腸小腸爲泄膀胱不

約爲遺溺下焦溢爲水

馬蒔曰此言六腑之氣爲病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爲怒而此曰膽爲怒者以肝與膽爲表裏

也胃爲氣逆爲噦者蓋胃爲水穀之海惟胃氣不

和則氣逆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

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

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逆而復出於胃故爲噦

大腸小腸爲泄者蓋大腸爲傳道之腑小腸爲受

盛之腑今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爲泄

利之證也膀胱不約爲遺溺素問靈蘭祕典論曰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乃能出矣又脉

要精微論曰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今膀胱

之氣不足而不能藏故爲遺溺如此也下焦溢爲水此下焦者卽營衛生會篇上中下之下焦也下焦之氣不足故汎溢而爲水病矣

王子律曰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故氣逆則爲怒下焦如瀉水道出焉病則反溢而爲水病矣

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人心甘入脾鹹入腎淡入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張志聰曰伯高云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以次傳下 王子律曰淡附於甘故淡入胃

五井精氣井肝則憂井心則喜井肺則悲井腎則恐井脾則畏是謂五精之氣井於臟也

馬時曰此言五臟之精氣井於所虛之臟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爲怒心在志爲喜腎在志爲恐今肝虛而餘臟精氣得以井之則爲憂夫在志爲怒而此曰憂者以肺氣得以乘之也心虛而餘

臟精氣得以井之則爲喜蓋喜者固其所志而太過於喜則爲病也肺虛而餘臟精氣得以井之則爲悲夫在志爲悲而此曰憂者憂甚則爲悲也腎虛而餘臟精氣得以井之則爲恐脾虛而餘臟精氣得以井之則爲畏夫在志爲思而此曰畏以過思則畏勝也此乃五臟之氣虛而相井者也

王子律曰肺在志多憂精氣井於肝則憂者所勝

之氣乘之也多陽者多喜心爲陽臟精氣井之故喜經云神有餘則笑不休是也精氣井於肺則肺舉而液上溢液上溢則泣出而悲腎在志爲恐五

精氣井之其間有所勝之氣乘之所不勝侮之故恐土氣灌於四臟而四臟之精氣反井於脾故畏

此因臟氣虛而餘臟之精氣井之皆爲病也陰陽應象論曰心在志爲喜喜傷心腎在志爲恐恐傷腎乃有餘而爲病過猶不及也

五惡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此五臟

氣所惡者也

馬時曰此言五臟所惡之邪也肝屬厥陰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心屬少陰火其性與暑氣相通而受熱則傷脈故惡熱肺屬手太陰金其性本寒故惡寒腎屬足少陰水其性喜潤故惡燥脾屬足太陰土其性喜燥故惡濕

王子律曰肝惡風心惡熱脾惡濕惡本氣之勝肺爲清金故惡寒腎爲水臟故喜潤而惡燥蓋五行之道制生則化故各有所欲而各有所惡也

五液心主汗肝主淚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出也

馬時曰此言五臟各有液也

王子律曰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五臟受水穀之津液淖注於外竅是爲五液津液奉

心神化赤而爲血血之液爲汗故心主汗鼻乃肺之竅目乃肝之竅口乃脾之竅三臟之液各出於本竅而爲涕爲涎也廉泉玉英上液之道也

腎之液從任脉上出於舌下故腎主唾又云腎爲水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腎之液復入心爲血入肝爲淚入肺爲涕入脾爲涎自入爲唾故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此謂腎臟之液也

五勞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此五勞所病也

馬時曰此言五臟久勞各有所傷也久視者必勞口內養五臟外濡形身病則嗜食故宜裁之

五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

馬時曰此言五臟之病有所發也腎爲少陰主於骨脾爲太陰主於肉故陰分之病發於骨內心爲牡臟主於血故陽分之病發於血此則以五臟所主言陽虛不能勝陰故陽病發於冬陰虛不能勝

陽故陰病發於夏此則以五臟之時言也

王子律曰腎爲陰臟在體爲骨故陰病發於骨心

而爲病是以上古之人形勞而不倦蓋不可久而太過也久視損神故傷血久臥則氣不行故傷氣脾喜運動故久坐傷肉久立則傷腰腎脛膝故傷骨行走罷極則傷筋是五勞而傷五臟所主之形

五走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也

馬時曰此言五味各有所走也宣明五氣論曰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令多食

王子律曰酸苦甘辛鹹五行之味也血氣肉筋骨病無多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命曰五裁

五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

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命曰五裁

馬時曰此言五味之有五裁卽上節之義也

王子律曰裁者酌其適中而不可多也夫五味入

口內養五臟外濡形身病則嗜食故宜裁之

五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

馬時曰此言五臟之病有所發也腎爲少陰主於骨脾爲太陰主於肉故陰分之病發於骨內心爲牡臟主於血故陽分之病發於血此則以五臟所

主言陽虛不能勝陰故陽病發於冬陰虛不能勝陽故陰病發於夏此則以五臟之時言也

爲陽臟在體爲脈故陽病發於血脈爲陰中之至

陰在體爲肉故陰病發於肉卽調神論之所謂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冬氣則少陰不藏

腎氣獨沉之義蓋因本氣自逆而發病也肝爲牡

臟逆冬氣則奉生者少春爲痿厥故肝臟之陽病發於冬肺爲牝臟逆夏氣則奉收者少秋爲疚瘧

故肺臟之陰病發於夏故言五臟發病有因所生之母氣而爲病者有因本氣自逆而爲病者以五臟錯綜而論之皆能爲病者也

五邪邪入於陽則爲狂邪入於陰則爲血痹邪入於陽轉則爲癲疾邪入於陰轉則爲瘡陽入之於陰病靜陰出之於陽病喜怒

馬蒼曰此言五邪之爲病也邪氣不入於陰而入於陽則陽邪有餘而爲狂邪氣不入於陽而入於陰則陰邪有餘而爲血痹宣明五氣論曰搏陽則爲癲疾而此曰邪入於陽轉則爲癲疾則癲當爲巔正以陽氣上升故頂巔有疾如頭痛眩暈等證

也宣明五氣論曰搏陰則爲瘡而此曰邪入於陰轉則爲瘡正以陰爲邪傷則營氣不足而爲瘡也

此曰陰陽者亦營衛二氣也陽氣之邪入之於陰則其病也能靜陰氣之邪出之於陽則其病也多

怒是乃五邪爲病也

王子律曰邪入於陽則陽盛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又四支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肢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則棄衣欲走也陽盛則使人晝罵不避親疎也病者閉也痛也邪入於陰

閉而不行則留著而爲痺痛矣夫在外者皮膚爲

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冬氣則少陰不藏

腎氣獨沉之義蓋因本氣自逆而發病也肝爲牡

臟逆冬氣則奉生者少春爲痿厥故肝臟之陽病發於冬肺爲牝臟逆夏氣則奉收者少秋爲疚瘧

故肺臟之陰病發於夏故言五臟發病有因所生之母氣而爲病者有因本氣自逆而爲病者以五臟錯綜而論之皆能爲病者也

五邪邪入於陽則爲狂邪入於陰則爲血痹邪入於陽轉則爲癲疾邪入於陰轉則爲瘡陽入之於陰病靜陰出之於陽病喜怒

馬蒼曰此言五臟各有所藏之神也按本經本神陰則病者靜陰分之邪而出於陽則善怒上節論五臟之氣自傷此論五臟爲邪所病

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也

馬蒼曰此言五臟各有所藏之神也按本經本神篇黃帝曰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

岐伯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之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又曰肝藏血血舍魄脾藏營營藏

意心藏脉脉舍神肺藏氣氣舍魄腎藏精精舍志觀此則本節大義可識矣

五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馬蒼曰此言五臟之所主也按素問瘡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骼是之謂五主也

王子律曰上節論五臟內藏之神此論五臟外合之形

陽明多血多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少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多氣少血故曰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刺少陰出氣惡血也宣明五氣論曰搏陰則爲瘡而此曰邪入於陰轉則爲瘡正以陰爲邪傷則營氣不足而爲瘡也

此曰陰陽者亦營衛二氣也陽氣之邪入之於陰則其病也能靜陰氣之邪出之於陽則其病也多

怒是乃五邪爲病也

王子律曰邪入於陽則陽盛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又四支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肢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則棄衣欲走也陽盛則使人晝罵不避親疎也病者閉也痛也邪入於陰

閉而不行則留著而爲痺痛矣夫在外者皮膚爲

陽筋骨爲陰故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癥癰乃重陰邪入於陽轉入於陰則爲癰疾矣

夫心主言由腎間之動氣而後發邪入於腎臟之陰轉入於心臟之陽則爲瘡矣陽分之邪而入於陰則病者靜陰分之邪而出於陽則善怒上節論

五臟之氣自傷此論五臟爲邪所病

馬蒼曰此言陰陽各經有血氣多少而刺之者必有其數也按素問血氣形志論曰太陽常多血少

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常多血少氣又曰

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血少氣又曰

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

血惡氣也陽明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也

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也少陽者

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也太陰者手太陰肺

經足太陰脾經也厥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

陰肝經也少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也其

各經氣血自有多少故刺之者凡多者則出之少

者則惡出之也

王子律曰此與五音五味篇中之論相同而重見

者以五運而生六氣也多者宜出少者不宜故曰惡

足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厥陰爲表裏太陽少陰爲

表裏是謂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心

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

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骼是之謂五主也

馬蒼曰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爲表裏也胃與

脾膽與肝膀胱與腎各爲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

大腸與肺三焦與心包絡小腸與心各爲表裏

乃手之陰陽六經也曰足者以其井榮俞經合等穴自

穴自足而行也曰手者以其井榮俞經合等穴自

手而行也血氣形志論末云今知手足陰陽所苦

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

惡去

瀉有餘補不足蓋言必先去其本經受病之血乃去其所苦如肝苦急心苦緩脾苦濕肺苦氣上逆腎苦燥之類又伺其所欲如肝欲散心欲耬脾欲緩肺欲收腎欲堅之類然後分其有餘不足而補瀉之也

張志聰曰三陰三陽者天之六氣也而人亦有此六氣合於手足十二經脉六臟六腑蓋鍼有九九人有九九地有九九皆上通於天之六六也

### 歲露論篇第七十九

黃帝問於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瘡瘍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邪客於風府循督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於脊背也故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注於伏衝之脉其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病稍益

馬蒼曰此言瘡之所發而有晏有早也帝以瘡所發之時或早或晏爲疑伯言風寒等邪初時感於風府係督脈經穴其邪自項循脊督而下行衛氣一日一夜則五十度已畢而明日又出於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上至於頭轉行後項大會於督脈之風府凡人之項骨有三椎而三椎以下乃自大椎以下至尾骶骨有二十一節共爲二十四節脊背也至於日作早者何哉正以衛氣之行於風

府始時邪氣隨腠理而入者日下一節至二十二日則入於脊內以注於伏衝之脉由是循伏衝之脉而上行約有九日此邪在前出於缺盆之中其氣上行而日高故其病上行而早也

張志聰曰全篇大義論衛氣充行於皮膚肌腠爲人身形之外衛晝行陽夜行陰應天運之開闔一日一夜太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二日內注於伏衝之脉其行九日上出於缺盆瘡者暑邪藏於肌膚至秋時陰氣外出陰與陽遇寒與熱爭邪正相持而發爲瘡也衛氣日下一節則開其下節之腠理邪氣因開而入與衛氣相遇而病乃作伏衝者衝脉伏行背裏爲經絡之海衛氣循外而下從內而上環轉一周應天道也

至其內搏於五臟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稽積而作焉

馬蒼曰此言瘡之間日而作者之義也上節言發有早晏不出於一日之間所發者蓋每日間有早晏不同也至有不於每日發之而次日發者謂之

馬蒼曰此言瘡之所發而有晏有早也帝以瘡所發之時或早或晏爲疑伯言風寒等邪初時感於其道路遠其邪氣深其所出而行者遲不與衛氣俱行而皆出故不能日發而次日乃發也

張志聰曰內搏五臟者邪留於五臟之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不能與衛氣俱行而外出故不能日作而間日乃作也此言衛氣夜行於陰也

黃帝曰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衛氣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

馬蒼曰此言邪氣雖因衛氣而或入或發然邪之所感無常形則凡邪之所舍無常府也夫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乃發發則邪入其邪氣隨衛氣而日下一節固宜邪之所發者必從風府而出然有不當於風府者奈何伯言風之所府者無常

如瘡論所謂衛氣之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邪氣至頭項而病於背者邪氣至於背而病中於腰脊者邪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邪氣至手足而病由是衛氣之所出與邪氣合則必開腠理而病發信乎邪氣之所舍則其府也豈必盡由風府而入哉

張志聰曰此明衛氣出缺盆中其氣上行一日一

夜大會於風府明日日下一節矣蓋歲有三百六十日而氣盈五日九百四十分則一月該盈四百九十五分是出於缺盆之第九日行一日一夜正朔日之平旦而大會於風府也其明日日下一節則邪與衛氣亦會於下節而不會於風府矣蓋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開則邪循脊督而下入與

衛氣相遇則病乃作故風無常府謂衛氣日下所舍之節則其府也故曰常大會於風府常者謂一歲之中常十二大會於風府也大會者與督脈相會蓋始於風府其日下所舍之節卽其府也

馬蒼曰善夫風之與瘡也相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瘡特以時依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瘡氣隨經絡沈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也帝曰善

馬蒼曰此言風證與瘡證相似然風常在而瘡則有時而休也帝問風證之所感者風也瘡證之所

感者有風有寒有暑本相似同類然風證常在而瘡則有時而休此所以可疑也伯言風氣客於其處則亦常留其處所以常在而無作止惟瘡氣則隨經絡而入日沈而內薄故必同衛氣之應而瘡始作也

張志聰曰風乃天之陽邪故留於表陽之分瘡乃風寒暑濕之邪主陰陽寒熱之往來故隨經絡之出入沈以內搏與衛氣相應乃作蓋衛氣隨經絡交相逆順而行者也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八正虛邪乃能傷人乎少師答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也徐以遲

馬蒼曰此言賊風之中人不必以時其感之暴而發之遲非如八正虛邪之有時也有等賊風之邪氣雖能傷人而非由於八正者彼八正虛邪如前九宮八風篇所謂太乙入徙於中宮乃朝八風占吉凶及本篇下文所謂八正之候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乙立於叶蟄之宮云云者是也故言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腠理開而入其入深而內極病所以病者至猝而暴及因其閉也入淺以留故病之所發者持遲以緩耳

張志聰曰此言邪氣必因其開而入深也四時有寒暑之往來故八風之中人也有寒風而有暑風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然

賊風邪氣之中人也蓋因人氣之虛實開闔而入有淺深不因寒暑之開閉也

黃帝曰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師答曰帝弗知邪入乎雖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其故常有時也黃帝曰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鄰煙垢著當是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理薄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馬蒼曰此承上文而言人之有病者其所感之邪亦有時也上文言賊風邪氣其中人固不以時而此節則言感之者亦必有時也是故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而猝然病者正以平居之際其腠理開閉緩急亦有時也何也人與天地日月本相參相應天之月滿則地之海盛於西人氣血積於身而凡肌肉皮膚毛髮腠理皆充密堅鄰雖煙垢亦內著之故雖遇賊風其入則淺而不深也至於月郭既空則海水盛於東人之氣血亦空虛凡衛氣有時遇之然豈如八正虛風與八節相應者哉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明人氣之虛實開闔應天時從風府而下至骶骨注衝脈而上出缺盆應一月

而月與天會月乃陰魄故月之盈虧應水之消長月郭滿則海水西盛月郭空則海水東盛蓋月有盈虧於西則滿於東月生於西故從西而盛於東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故衛氣盛則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鄰煙垢著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虛其衛氣去而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理者肌肉之文理乃三焦通會之處故曰焦理煙垢者火土之餘三焦主火肌肉主土故焦理薄則煙垢落謂肌肉減腠理開則肌腠之氣亦消散也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夫衛氣去者去形身而內入於伏衝之脉也二十二日入於內注於伏衝其行九日復出於缺盆其氣上行是每月朔旦復出於形身復會於風府也故八正神明論曰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夫月晦初蘇曰朔謂衛氣至朔日始行於陽而大會於風府也此衛氣之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者也王子律曰海水初八起汐十五大潮念三落汐是以衛氣應月滿而盛至念三而去形也

黃帝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師答曰三虛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黃帝曰願聞三虛少師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爲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爲粗帝曰聞三虛少師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爲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爲粗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命曰三實黃帝曰善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然此一夫之論也

馬蒼曰此言人之暴病死者以其遇三虛不得三實也乘年之衰者卽素問刺法本病二篇所謂司天失守也逢月之空者卽上節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云云也失時之和者卽春應緩而反寒之類也有此三虛而賊風傷之則暴病而死矣三實反是然此乃一人之所病也至於衆人同病者下文詳之

張志聰曰逢年之虛者六氣司天在泉之不及也逢月之空者月郭空之時也失時之和者四時不正之氣也夫衛氣與天地日月相參應是年之虛月之空時之違和皆主衛氣失常蓋衛氣者衛外而爲固也衛氣虛則腠理疎而邪氣直入於內故爲暴病卒死夫三虛三實民所共由帝曰此一夫之論者謂虛邪賊風人逢之則非比下文之衝風能傷天下人者也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

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常以冬至之日太乙立於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方來者爲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萬民皆臥而弗犯也故其歲民少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怠而皆中於虛風故萬民多病虛邪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於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

馬蒼曰此詳言八正之候感於冬至而重感於立

春此賊風之所以傷人也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乙立於叶蟄之宮風雨從南方來是謂從後來者爲虛風賊傷人者也夜則可避而晝則難避民或中之則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至於立春則陽氣大發而腠理正開又值風從西方來是亦從後來者爲虛風也蓋西方以南爲後東方以西爲後耳此則兩次之虛邪相搏人之經氣相結而代脉自見矣然不特此也諸凡太乙居於別宮如立春遇西與北風之類皆謂之遇歲露也大抵歲之賊風有多少則民病之多少死生係之矣

張志聰曰八正者冬至夏至春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定八方之正位以候八方之風雨也冬至之日風從南方來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此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冬至子之半其氣始蒙故虛邪入客於骨而不卽發立春時陽氣大發腠理開而立春之日又逢西方來之衝風兩邪相搏則經脈結代矣風者天之氣雨者天之露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一歲之中得及時之風雨而少賊風者是因歲之和則歲美民安少病如風雨不時又多烈風邪氣而失時之和則民多病而死矣

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候之奈何少師答曰正月朔日太乙居天留之宮其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日北風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日北風行民病死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

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將國有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來春有死亡正月朔日天和溫不風糴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此所以候歲之風糴民者也一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瘴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諸所謂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腠理者也

馬蒼曰此言正月朔日有所占之風而餘月亦有所占也

張志聰曰正月朔日候四時之歲氣者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人生于寅也二月丑不風者又常以冬至之日太乙始居叶蟄之宮以候天之風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天開于子也三月主辰三月戌不溫者辰與戌合也在十二月所主在十二辰在六氣所主在三陰三陽故曰三月戌不溫四月巳不暑蓋或從六氣或從十二辰也寅申少陽主氣十月申不寒者以六氣之主時也天干始于甲地支始于子如子午之歲寅申少陽主五氣之九月十一月十月申不寒者主氣失時民多暴死蓋四時主客之氣三陰三陽之所主也以一日之四時而應一歲之四時者日日隨天道環轉一周而歲與天會也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者正風也因發木揚沙故國有災也天寒而風二月丑風謂和風也諸所謂風者皆折木揚沙之烈風又無和潤之雨露故民有死亡也

大惑論篇第八十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嘗上於清冷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得氣久而不解獨博獨眩被髮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氣使然岐伯對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爲約束裏擷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脉并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岐視岐見兩物目者五臟六腑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脉法於陽也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馬時曰此因帝問而明惑之所由然也清冷之臺

所中之中音

重比去聲

爲之精並同睛

爲之精並同睛</

下等邪此則言人之所以善忘也惟人之下氣有餘故腸胃居下者實上氣不足故心肺居上者虛心肺虛則營衛之氣留於下之腸胃而久之不以時上宜乎其心之在上者善忘也

張志聰曰本篇云目者五臟六腑之精也榮衛魂魄之所常營也入正神明論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又曰養神者必知營衛血氣之盛衰故此以下復論營衛之行所當詳審者也夫營衛生於中焦之陽明運行於形身之外內氣者先天之真元生於下焦精水之中上通於心肺環轉於上下上氣不足下氣有餘則腸胃實而心肺虛矣虛則榮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

黃帝曰人之善飢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精氣并於脾熱氣留於胃胃熱則消穀穀消故善飢胃氣逆上則胃脘寒故不嗜食也馬蒔曰此言人之善飢而不嗜食者正以精氣并之於脾而嗜食今善飢而不嗜食者正以精氣并之於脾而熱氣留之於胃胃熱則消穀故善飢也然胃氣逆上於上脘則其中脘當冷故胃不開而不嗜食也張志聰曰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精氣并於脾則脾家實而不能爲胃轉輸則熱氣留於胃而消穀善飢矣夫穀入於胃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別出兩行榮衛之道清者爲榮濁者爲衛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上焦之胃中胃氣逆上者胃之悍氣上衝於頭而走空竅蓋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則榮衛大氣留而不行胃之逆氣反上衝於頭而

別走陽明矣胃脘者胃之上脘大氣不行則上焦虛而胃脘寒上焦虛寒不能主納故不嗜食也黃帝曰病而不得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畱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黃帝曰病目不得視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

馬蒔曰此言病之所以不得臥也人病不得臥者正以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則陽氣滿而陽蹻盛故不得入於陰也陰氣虛所以目不得瞑耳張志聰曰陽蹻者足太陽之別起於足之外踝循脣上肩臂從口吻至目內眞與陰蹻會於睛明陰蹻乃足少陰之別起於然谷之後循臂上入缺盆從咽喉至目內眞與陽蹻會於睛明衛氣行陽二十五周下行陰分而復會於目行陰亦二十五周而復會於目是以衛氣出於陽則目張而寤入於陰則目瞑而臥放衛氣畱於陽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衛氣留於陰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

黃帝曰人之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衛氣畱久皮膚濕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入於陰而臥陰氣盡則出於陽而寤如留於陰久則多臥留於陽久則少瞑焉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畱於上瞤上瞤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久留於陰而不行故卒然多臥焉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猝然多臥也十二經爲常經而陰陽二蹻爲非常經故帝云然有等猝然多臥者必有出於二蹻之外伯言上焦者乃宗氣之所積惟邪氣客於上焦閉而不通及已食與飲之後則愈閉矣其衛氣久留於下焦而不得上升以出故衛氣不出則不精明而猝然多臥也張志聰曰此言衛氣留於下而不行於上則卒然多臥蓋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也非常經肉解利衛氣之畱於陽也久故少瞑焉

留於上焦則上焦不通飲食於胃則中焦滿實致衛氣下留於陰不能上行於陽故卒然多臥也

黃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臟腑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瀉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馬蒼曰此言治前諸邪之法也自大惑論善忘已下七項雖非外感皆內有邪氣爲病也治之者必有其法或臟或腑皆分之以責其小過之在何經蓋凡有病皆可以稱爲過而自善忘已下非重大之病故謂小過其邪氣盛則瀉之正氣虛則補之然人所以致此疾者有如九鍼論形樂志苦病生於脈等義及素問血氣形氣論亦云然則此乃其病本所生也必既定之而後取穴以刺之耳

張志聰曰先其臟腑者先調其五臟六腑之精氣神志誅其小過者去其微邪也後調其氣者調其榮衛也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其灸刺熨引甘藥醪醴以取之蓋志者精神魂魄志意也形者榮衛之氣氣之所榮也故志苦則傷神形勞則傷精氣矣

### 癰疽篇第八十一

黃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而後注於絡脉絡脈皆滿而後注於經脈陰陽諸經此血張之皆因呼吸而爲之行一如宗氣之所行也不得休止須知切而調之其實者則從虛之之法以去其實所以瀉則不足而爲虛也蓋疾去其鍼則邪氣減矣若久留其鍼先後如一斯則從實之法以去其虛所以補則有餘而爲實也由是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有遠近何以度

之可得聞乎岐伯曰經脈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莫不成五穀不殖徑路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則別離異處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脉營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爲膿膿不瀉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瀉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脈敗漏熏於五臟臟傷故死矣

馬蒼曰此詳言癰疽之所由生也帝言胃受穀氣化爲精微之氣其宗氣出於上焦出喉嚨司呼吸以行於十二經隧之中上谿谷而滲孫脈內則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而後注於絡脉絡脈皆滿而後注於經脈陰陽諸經此

血張之皆因呼吸而爲之行一如宗氣之所行也其行有經有紀周之於身有道有里與天同行而不得休止須知切而調之其實者則從虛之之法以去其實所以瀉則不足而爲虛也蓋疾去其鍼則邪氣減矣若久留其鍼先後如一斯則從實之法以去其虛所以補則有餘而爲實也由是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

則血澀不通衛氣歸於內而不得復反於外故癰疽乃生試以其始終言之其始寒化爲熱熱勝則與天地相參日月相應晝夜循環之無端也一息不運則滯而爲痹爲癰故聖人立九鍼之法以治也癰腫者榮血留泣不行則衛氣亦還轉而不得復反其故道也骨空節之交也癰腫不當骨空之處則骨中邪熱不得泄瀉矣血枯而經脈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矣經脈外絡形身內屬臟腑經脈敗漏則熏於五臟臟傷故死矣

黃帝曰順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曰名岐伯曰癰發於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爲膿膿不瀉塞咽半日死其化爲膿者瀉則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

馬蒼曰此言猛疽之勢急而有瀉之之法也

張志聰曰猛疽發於嗌中嗌乃呼吸出入之門其勢甚猛若塞而呼吸不通不得半日而死矣嗌乃肺之上管肺腎上下交通豕乃水畜冷飲豕膏者使熱毒從下而出也

發於頸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液前傷任脈內熏肝肺熏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馬蒼曰此言天疽之勢急當急治之若治之緩則不通而民不能往來雖巷聚邑居之中似乎別離

張志聰曰頸乃手足少陽陽明血氣循行之部分

故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液淵液乃足少陽膽經

穴在腋下三寸蓋從外而將入於內也任脈居陽

明少陽四脉之中故前傷任脈內熏肝肺此在外

腑經之毒內熏於臟故至十餘日而死

陽氣大發消腦項名曰腦爍其色不樂項痛而如

刺以鍼煩心者死不可治

馬時曰此言腦爍之有死徵也

張志聰曰陽氣大發者三陽之氣并發也三陽者

太陽也太陽經脈入於腦出於項故發於項名曰

腦爍此盛陽之氣消爍腦髓也夫心爲陽中之太

陽心與太陽標本相合心氣受鬱故其色不樂若

煩心者腑毒干臟死不可治矣

張志聰曰瘡癰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

出至足不害五臟癰發四五日逞炳之

馬時曰此言瘡癰之當急治也

張志聰曰肩臚乃肺臟之部分故令人汗出至足

此癰浮淺如疵在皮毛而不害五臟故速炳矣則

毒隨氣而散矣 姚士因曰火氣能消肺金之毒

發於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

疎砭之塗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

馬時曰此言米疽之有治法也

張志聰曰腋下亦肺臟之部分米者言其小也治

之以砭石者癰亦浮淺也毒氣在於皮膚之間六

日則氣已周而來復故已勿裹之者使毒氣外泄

也夫癰發於腑部者反熏臟而死發於臟部者已此皆淺深內外之別

其癰堅而不癢者爲馬刀挾纓急治之

馬時曰此言馬刀挾纓之證當急治之也

張志聰曰癰在膺腋之間或半而不癢者此爲馬刀

挾纓足陽明之證也故宜急治之以保胃氣

發於膺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

入腹不治七日死矣

馬時曰此言井疽之當早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胷者膻中之分宗氣之所居也宗氣出

於陽明故不早治則下入於腹而傷陽明胃氣胃

氣傷則七日死矣

發於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蕪常苦寒熱

急治之去其寒熱十歲死死後出膿

馬時曰此言甘疽之當急治而死後有膿也穀木

名蕪蕪卽枯蕪也

張志聰曰瘡乃足厥陰陽明之部分故疽發於此

其名曰甘其色青也狀如穀實蕪者如米穀如

枯蕪之子實也陽明從太陰之化厥陰從少陽之

化陰陽互交故往來寒熱也急治之以去其寒熱

疽至十年而後發乃死死後出膿者謂至將死之

時候然後出膿而死此卽乳岩石癰之證也夫寒熱

枯蕪之子實也陽明從太陰之化厥陰從少陽之

化陰陽互交故往來寒熱也急治之以去其寒熱

疽至十年而後發乃死死後出膿者謂至將死之

時候然後出膿而死此卽乳岩石癰之證也夫寒熱

枯蕪之子實也陽明從太陰之化厥陰從少陽之

衣坐於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馬時曰此言女子有敗症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

陵翹今之連翹也同連翹及草根各一升共一升

煮汁以強飲之

張志聰曰脇在腋之下肺肝之部分也肺主氣肝

主血女子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此因氣血不

調而生故爲女子之病宜如治大癰之法以灸之

則不至爛筋傷骨稜乃木草翹連翹各剉煮一升

強飲厚衣坐於釜上令汗出至足乃已

發於股脛名曰股脛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

急治三十日死矣

馬時曰此言股脛疽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發於股脛足少陰之毒也其狀不甚變

者毒附於骨而不外發如癰狀也不急治之三十

日死腎爲水臟月爲陰而應水故應月一周而死

發於尻名曰銳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

死矣

馬時曰此言銳疽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尻乃足太陽之部分太陽之上寒水主

之故亦應月而死夫腎與膀胱爲水臟水腑腎爲

陰而主骨故癰膿搏骨而不外發膿爲陽而太陽

之氣主於膚表故其狀赤堅而大夫陽毒起發於

外而亦致死者太陽爲諸陽主氣也噫能知臟腑

陰陽榮衛血氣表裏標本多能死中求生也

不治十日而當死

馬時曰此言赤施之當急治而生股內者之有死

期也

張志聰曰股陰足三陰之部分也以火毒而施於陰部故名赤施六十水之成數十日陰數之終閔士先曰股陰者足少陰之分也兩股之內者足太陰厥陰之分也

發於膝名曰疵癰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

馬蒼曰此言疵癰之狀堅不可砭而柔則可砭也

張志聰曰膝者筋之會足少陽之分也色不變者

色與皮膚相同而不赤也其狀如大癰而色不變者

毒在外內之間也蓋少陽主樞故其色狀如此

而爲寒爲熱也如堅石者勿砭石之石之則死毒

氣入於內也須其柔更而石之者生毒氣出於外

也少陽主樞可內而可外也蓋堅石者毒氣尚未

透發柔則發於外矣故有外內死生之分焉

諸癰疽之發於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發於陽者百

日死發於陰者三十日死

馬蒼曰此言癰疽之發於節者不分陰陽而皆死

也節者關節也其節之外廉爲陽內廉爲陰

張志聰曰此論癰疽之發於背也節者脊之二十

一椎每椎有節之交神氣之所遊行出入者也相

應者內應於五臟也發於陽者發於三椎而內應

於肺臟發於四椎而內應於心主包絡發於五椎

而內應心臟也發於陰者發於七椎而內應於肝

臟發於十一椎而內應於脾臟發於十四椎而內

應於腎臟也百日日之終也三十日月之終也

閔士先曰癰者壅也疽者阻也上古以癰疽所發

之處分陰陽而命名後世以發於背者曰發背發於臂者曰臂癰是以古今之命名各異焉凡癰疽發於節者乃骨空之處是邪熱所出之空非死徵也惟發四肢之內外廉者皆不治之死證

發於脛名曰兔齧其狀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

馬蒼曰此言兔齧之當急治而否則害人也

張志聰曰免乃陰類發於脛名曰兔齧者發於陰脛也其狀赤至骨者從外而內也故曰急治之不治害人也猶言外賊之來害人也夫衝脈者十二

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

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下入內踝之後

此邪客於衝脈之中則血泣不通如有兔齧之微

腫也

發於內踝名曰走緩其狀癰也色不變數石其輪而

止其寒熱不死

馬蒼曰此言走緩之狀宜砭之而可以生也

而毒氣走於內者此邪留於脉而不行故名曰走

緩其狀若癰而色不赤也足少陰之脉起於小指之下邪越足心出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以上膕

內故當數石其輸去其邪而止其寒熱蓋足少陰

秉先天之水火故能爲寒爲熱也余伯榮曰鼠

瘻寒熱病也發於少陰

馬蒼曰此言四淫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四淫者邪氣淫於左右之太少也少陽

主初陽之生氣而發於腎臟太陽乃腎之腑而爲諸陽主氣故當急治之不則陽氣傷而百日死矣發於足旁名曰厲癰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

馬蒼曰此言厲癰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此寒邪客於足陽明之脉而爲癰也足

名曰厲癰夫在地爲水在天爲寒黑者水之氣色

也不急治之以去其黑則寒淫而土敗矣姚士

英曰少陽太陽之氣生於下焦故邪客於下其狀

大癰陽明之氣生於中焦故邪客於下其狀不大

蓋經絡傷而氣未傷也閔士先曰初如小指發

者謂初發如小指其狀腫而長乃邪在經絡之形

也衛氣歸之則圓而墳起矣

發於足指名曰脫癰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

不衰急斬之不則死矣

馬蒼曰此言脫癰有生死之辨而病勢不衰則當

斬其指否則必至於死矣

張志聰曰此足少陰之毒從內而發於外故曰脫

癰謂從陰而脫出於陽也發於足指者發於足大

指也動輸篇曰足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

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

夫足少陰秉先天之水火其狀赤黑者水火之淫

毒太盛故爲不治之死證不赤黑者其毒氣少衰

故爲不死如癰腫不衰急斬去其指不則毒氣注

於諸經之絡而死矣

黃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營衛稽留於

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熱盛則肉腐肉腐則爲膿然不能陷骨髓不爲焦枯五臟不爲傷故曰癰黃帝曰何謂疽岐伯曰熱氣淳盛下陷肌肉筋髓枯內連五臟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命曰疽

馬蒔曰此言癰疽之別癰輕而疽重也癰疽本皆熱證然癰雖肉腐成膿而不內陷於骨故髓不爲枯五臟不爲傷疽則筋骨良肉皆無餘而下陷於肌膚筋髓皆枯內連五臟其輕重如此

疽者上之皮夭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

以澤此其候也

馬蒔曰此又言癰疽之別卽其皮之堅澤可驗也

張志聰曰上文分別部位之陰陽死生此總論癰疽之淺深輕重蓋人之血氣流行環轉出入而淫邪泮衍變易無常且氣秉有厚薄邪客有微甚是以死生成敗各不同焉內經論癰疽所發有因於喜怒不測飲食不節臟腑不和則留積而成者有因於臟腑之寒熱而成者本篇止論外因之邪少有留滯則爲癰爲疽矣是以聖人立九鍼之法配合三才之道以回造化之功立數十萬言傳之竹帛利益後世使天下同歸生長之門聖人之教化大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八十九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九

扁鵲難經一 上經



藝術典第八十九卷

醫部彙考六十九

扁鵲難經一

上經

滑壽曰此書固有類例但當如大學朱子分章以見記者之意則可不當以己之立類統經之篇章也今觀一難至二十一難皆言脈二十二難至二十九難論經絡流注始終長短度數奇經之行及病之吉凶也其間有云脈者非謂尺寸之脈乃經隧之脈也三十難至四十三難言榮衛三焦臟腑腸胃之詳四十四五難言七衝門乃人身資生之用八會爲熱病在內之氣穴也四十六七難言老幼寤寐以明氣血之盛衰言人面耐寒以見陰陽之走會四十八難至六十一年難言診候病能臟腑積聚泄利傷寒雜病之別而繼之望聞問切醫之能事畢矣六十二難至八十一難言臟腑榮俞用針補瀉之法又全體之學所不可無者此記者以類相從始終之意備矣

經脈始中焦流注之圖



右	脉見九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一寸而沉平過曰	脉見八分而浮平過曰	脉見六分而浮平過曰	脉見四分而浮平過曰	脉見二分而浮平過曰	脉見一分而浮平過曰
爲覆內關外格死	太過減曰不及病入尺	脈見一寸而沉平過曰	脈見八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六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四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二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一分而浮平過曰
爲溢外關內格死	太過減曰不及病上魚	脈見一寸而沉平過曰	脈見八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六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四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二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一分而浮平過曰
爲溢內關外格死	太過減曰不及病入尺	脈見一寸而沉平過曰	脈見八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六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四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二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一分而浮平過曰
爲溢外關內格死	太過減曰不及病上魚	脈見一寸而沉平過曰	脈見八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六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四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二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一分而浮平過曰
爲溢內關外格死	太過減曰不及病入尺	脈見一寸而沉平過曰	脈見八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六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四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二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一分而浮平過曰
爲溢外關內格死	太過減曰不及病上魚	脈見一寸而沉平過曰	脈見八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六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四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二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一分而浮平過曰
爲溢內關外格死	太過減曰不及病入尺	脈見一寸而沉平過曰	脈見八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六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四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二分而浮平過曰	脈見一分而浮平過曰

男女生於寅申之圖



滑壽曰右寸手太陰陽明金生左尺足太陽少陰水太陽少陰水生左關足厥陰少陽木厥陰少陽木生左寸手太陽少陰火太陽少陰火通右尺手心主少陽火手心主少陽火生右關足太陰陽明土足太陰陽明土復生右寸手太陰陽明金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養者也

虞氏曰經言男子生於寅女子生於申謂其父母之年會合於巳上男左行十月至寅而生女右行十月至申而生也故推命家言男一歲起丙寅女一歲起壬申難經不言起而言生謂生下已爲一歲矣壬丙二干水火也水火爲萬物之父母寅申二支金木也爲生物成實之終始木飽在申金飽在寅一氣自飽相配故用寅申也金生於巳巳與申合故女子取申木生於亥亥與寅合故男子取寅所以男年十歲順行在亥女年七歲逆行在亥